

## 種一株玉米，給妳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妳就愛吃玉米。不論是水煮的，那一粒粒透徹明晰的飽滿，像極妳朗朗烈烈的愛惡分明；抑或是用烤的，微燻而濃稠的覆蓋，像妳隱密幽微、卻又渴望被我們所知的心事。妳總是好認真的吃玉米，一排排、一系列，啃食乾淨的程度彷彿是妳的另一種潔癖，我觀察妳吃後的玉米，那麼物盡其用後的整齊軌跡，險些就要驕傲的笑起來。是啊，這就是妳，煮綠豆湯時要一顆顆的篩檢過，怕一顆不明混入的小石子在口中的爆裂驚嚇，寧願耗掉大半時間，煮一鍋安全的綠豆湯。妳討厭豆芽們的根鬚太毛手毛腳，不登大雅之堂，是故我在上高中以前，一直相信豆芽菜原本就是長成沒有尾巴的形貌；因為這個緣故，現在的我還是不吃外面賣的炒豆芽，只為它們的尾巴太不自然。

但長鬚的玉米卻是十分討妳的歡心。也許這就像妳對某些事的堅持，即使再多質疑的眼光與不解，妳仍舊會堅持自己的意見，即使這堅持最後將會造成一種傷害，不論對我們或是妳自己。所幸這個情形在我和弟弟長大以後，有一些比較趨緩的演變，就像在我幼年時期，妳是絕對不吃沙拉這種「番食」的，即便它是玉米做的；可是現在，偶爾我帶妳上西式餐廳，妳會很注重沙拉吧裡的食材是否新鮮，還會告訴我，「健康喔！多吃一點」。

回想那些以往可能會令妳深惡痛絕的種種，現在竟可以泰然處之，這是否是一種圓融與寬容的修行呢？從小我和弟弟一直都視妳為完美主義者，並且還是一個十分自豪的完美主義者。我幾乎沒辦法想像有一天妳會覺得我們的意見較好，而以我們為依歸。

我於是深深覺得，長大真好，還好我們會長大。

妳是一個好專心的家長，當然爸也是。你們在很年輕的時候，就放棄了事業的經營，一心一意的照顧著我和弟弟，幫我們挑選自修、監督我們完成作業、接送我們去補習、讓我們衣食無缺、因為老師一句「有天份」而讓我看了六年的國語日報、守候著我們讀書、因為專注的緣故所以家裡都不許看電視、讀書辛苦所以家事從不要我們分攤、只要是課業需求什麼都可以……。我相信你們一定是全世界最配合學校、老師以及教育政策的家長。妳和爸學歷都不高，雖然沒說但我知道妳的介意。外婆寵小孩真是了得，竟然因為不捨妳要早兩小時起床、步行至鄰村上課，而不要妳唸初中。這溺愛讓妳終究沒能成材，而我相信這耿耿於懷會讓妳終生引以為鑑。所以妳總信奉著「養子不教母之過」的金科玉律，在放棄了工作的經營以後，我和弟弟的成就，遂成為妳今生的唯一事業。而當你們把這麼多的雞蛋放在這個籃子裡的時候，這個籃子突然覺得萬分難以承受了起來。

妳偶爾會有不想吃玉米(甚至是什麼都不想吃)的時候，比方說，我或弟弟考差了，或者我們的用功程度沒有達到妳的標準。

那真是個危急的時刻。

我們必須再聽一次妳和爸的奮鬥史，再次複習妳是多麼用心於我們的學習

上，而我們又是如何不肯上進，傷害了妳和爸。我們是如此這般的好命，卻又那樣的不肯珍惜、不知好歹。猶記得妳總是以到工廠當女工來要脅我，要我徹頭徹尾的覺悟若是唸書唸不好，這一生將會無以為繼，並且永遠被人瞧不起。而當我某一年突然伶牙俐齒的反問妳，妳和爸也沒唸多少書，日子還不是照樣過的好且不愁吃穿時，妳告訴我要更認真唸書，否則將來會像妳一樣，講不過自己的孩子，要教育下一代卻毫無詞彙，只能接受孩子的反諷。

天底下大概沒有不嘮叨的母親吧！如果說代溝是一種必須，我寧願相信你是有意著要做好「母親」這件事，並保持住某種程度的威嚴與風範。那是一種分際，屬於古老而一絲不苟的年代。

中學時代我喜歡塗塗寫寫，幾年下來也積了幾本札記。在那樣灰暗的年代裡，似乎沒有什麼事可以逾越快樂的界線。每每我在燈下閱讀著往事，總是無法喜悅。那時，不論是在學校，或在家裡，有一隻名叫「壓力」的獸，悄悄啃食掉青澀的年少、天馬行空的想像，世界常常在一瞬之間就變得安靜無聲，連沉默都沉默了。而當我和自己的心不在焉搏鬥著的時候，沉重與煩躁佔據了生命大部分的重量，未知的恐慌、日復一日的磨練與考驗，競爭和不自由使我成為一個非常不快樂的孩子；但是，此時卻有一個人，比我更沉重、更煩躁、更恐慌、更不自由，也更不快樂。

妳在那時，連挑選玉米的興致都沒有。

國二那年，家裡重新整修裝潢，妳和爸決定打造一個優質的讀書環境給我們。妳訂做了一張大書桌，靠著牆分布了三個位置，弟弟、我、爸爸各一，當爸陪我們讀書的時候，妳就在廚房裡頭燉補品。我們的作息一向固定，放學回家、洗澡、先睡一覺，準八點，妳叫醒我們，爸已經泡好了提神的烏龍茶。接著爸陪讀到十二點，你們就寢，而我們繼續奮鬥。我貪戀睡眠，常常午夜過後便體力不支；弟弟的耐力驚人，讀到兩、三點是常有的事。那時，妳有一項特異功能，只要觀察我和弟弟的夜讀情形，便能預測出我們種種月考、模擬考的名次，誤差值總在正負兩名以內，有時甚至連分數都能感應出。

在妳和爸的全神貫注下，我和弟的表現一直都不差，也因此更堅定了妳努力的目標。只是，世事往往不能盡如人意。我們那時都只是十幾歲的孩子，過長的消耗令我們漸漸不能支持，理想和現實是有差距的，我們無法每天都當乖的、用功的小孩；可是在妳的心目中，我們必須是。

爭執與冷戰越演越烈，不知為何，當學生時總覺得永遠都睡不飽，而妳一看到我們打瞌睡便無法忍受，先是十全大補湯、藥燉排骨，接著是維他命、濃茶、咖啡...，種種提神醒腦的方法接踵而來，而當我和弟似乎成為具有免疫能力的頑抗份子時，妳再也不能冷靜。動輒長達兩小時的訓話與責罵，令我們更加疲憊，我開始缺乏耐性，火氣上來時會頂回幾句，而妳總是更加生氣，有時甚至兩三天

不和我說話。那些日子我們都異常敏感，一點點風吹草動都令彼此感受過多，我直接遺傳了妳的心高氣傲，對於質疑與辱罵這一類的事特別不能忍耐；而妳太清楚那些無言的委屈都是成功的必須，因此省略了大部分庸俗的解釋，呈現的遂都是誇張的、嚴厲的、決裂的、無情的部分。只不過是讀書一件事罷了，竟搞得我們形同陌路，妳要求的完美讓我們承載了過多的倦怠，學生就只能是讀書、又讀書、再讀書，沒有其他。

成長與學習，成為一件異常痛苦的事。妳認為我身處叛逆的火爆時期，而我卻覺得妳的求好心切真是不可理喻。

當我們的爭執與課業有關時，妳總是真的動怒，吃不下，也睡不著。家，成為另一個戰場，我們將自己弄得好辛苦。夜裡，妳開始躡手躡腳的躲在樓梯間好久，一些聲音也沒有，觀察我和弟的讀書情形，倘若我們認真讀書，妳便可得一夕安眠；但若我們不慎瞌睡，妳便會發狂似的叫罵著，然後氣到一夜不能闔眼，直到隔天早晨，冷冷的送我們去上學，一語不發。

我的情緒像是一座翹翹板，一邊是極度愧疚，另一邊則是氣盛的驕傲與憤怒。溝通似乎永遠遙不可及，「為我好」是太沉重的三個字，說什麼都顯得太過置身事外。

妳越來越不能入睡，精神緊繃的狀態隨著考試的頻繁成正比的擴張。其實我和弟的成績都不差，但妳就是不能忍受我們休息一天。

在不斷的偏頭痛侵襲下，妳決定去看醫生。妳從來不相信那些文明病或心理障礙，「那些都是人們不肯上進、選擇逃避的藉口或理由罷了」妳總是如是說。直到醫生明確的作出診斷說明：妳得到了抑鬱症。

不論何時都覺得壓力大，只要沒看到我們讀書便有一把無名火起，成績不如意時便食慾不振，時而失眠、心悸，不能自我控制的發脾氣，憤怒燃燒著意志力，妳不想，卻不能不，長期的、憂鬱。

這不應該是我的症狀嗎？為什麼好像是由妳來代我受過了？

混雜著不知所措和自責，我越來越沉默了。或者，偽裝一種陽光般的開心與進取，在妳的面前。不論學校生活的曲折，在走進家門以後，是另一番不同的考驗。關於妳的憂鬱，我們不觸碰、不討論、不看見；如同一場詭異的舞台劇，主角突然往台下走來，我們是臨時被編派的觀眾，說著說著就忽然身在戲中，我們自己都不明白的狀況外。於是我竄改了記憶的別頁，修正成我們所期望的標準值，雲淡風清。

我是感恩的，卻在面對妳給的溫柔時顯得不夠勇敢。

同一個屋簷下，我們是兩顆孤寂的星球，可以看見彼此，卻無法跨越那幾百光年的距離。爸和弟都是比我更內斂的人，大家似乎都默默的，承擔起生命的重

量。而我卻覺得，太安靜。

安靜到我想逃開。

察覺了我的不安與情緒浮動，「妳想離開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去考上大學，考上了好大學，妳就可以名正言順離開家」於是妳說。

我知道妳不是真心這樣想，但是個性使然，妳以此為一種激勵。

沒想到我竟提前考上了大學。我的喜悅中意外夾雜了一些尷尬；但我始終沒有問妳，在妳為這激勵奏效而沾沾自喜的同時，是否有一些微微的感傷？

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妳對我的疼愛。妳總說妳不會重男輕女，而我其實一直覺得妳對我的付出勝過妳對弟弟。自小妳便縱容著我的孤僻，相較於弟的和順，我是以任性為名長大的孩子。

我彷彿自幼年起便不愛搭理人，什麼叔叔伯伯阿姨的，我總是匆匆喚個稱謂就退場，但妳會把我打扮的好可愛，蕾絲的裙擺、優雅的蝴蝶結、細緻精巧的緞帶、浪漫的蓬蓬裙，走到哪裡都能引出一身讚嘆。可我極少展露笑容，每當孩子群們在地上打滾、玩泥巴仗時，我總是華服儼然，冷冷地在一旁看著；但妳知道那漠然不是膽怯或怕生，因為我會扁嘴，向妳抱怨，「好髒」。

後來每當妳談論起我的孩提，總會以一種嗤鼻而批判的語態：「她呀，小時候可真是……」似乎是小小埋怨、或者不解。而我卻能讀到，在這般評論的背後，更濃厚的一股驕傲及百般憐愛；妳以我為一種貴族的氣質，豢養著。

妳不愛我撒嬌，我們之間從不上演那齣母慈子孝的劇碼，我很少向妳提及心事，妳也不向我問。如同所有中國傳統父母的尊嚴，總是高高地懸在廳堂之上，妳愛我嚴謹又獨立，而我孤島一般的性格由是長成。

不但挑剔，我還追求完美。

我總是想，妳看著我的時候，是否在其中發現了自己的影子？妳是七個孩子中的么女，外婆四十一歲才生了妳，那真的是三千寵愛在一身哪！妳自八歲起便有嫂嫂們伺候，在家族中的地位只比外公略小，而長相甜美的妳，既聰明又靈活，即使在學校也是眾星拱月，掌權的勢力延伸至妳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只在阿媽的氣焰下稍稍挫折兩三年，而後爸又是對妳萬分的敬重；妳的驕縱與意氣風發，遂其來有自，任誰都只得退避三舍。

所以儘管我的貴族性格再怎麼不合時宜和面目可憎，妳卻仍保有一份最原始的，母性的寬容和諒解。這些年我對事物的堅持和執著，妳一定是懂得的。雖然妳對我的要求總是一把雙面刃，每每破壞了我們應有的和諧與平衡，雖然妳的憂鬱，我無能分擔，但我想我一定是懂得的。在妳的猜測裡，一定以為我怨恨著妳，妳的言詞中總是有太多不安的恐慌。因為我已然長成，並且比妳想像中更茁壯、更偉然，於是妳知道我的翅膀已蓄勢待發，妳想像著我一飛去，便再也不會回來。

天地渺渺，妳想妳一定會站成一塊望女石。而我是負心的貴族，嫌棄著妳的

衰老。當我忙於工作、沉醉於愛戀中，不能回家時，妳印證了此生的白忙一場，便開始有了些長吁短歎，接著又是自己也不情願的絮絮叨叨。於是妳又想起了二十幾年前一個倉皇的夜，妳懷裡不滿一歲的我，發著高燒，細細的哭著。事業剛起步的妳和爸家徒四壁，妳攢著房裡每個角落的零錢要帶我去看醫生，怎麼湊也不能如願的妳開始絕望，而高傲的妳選擇了埋藏起自己的尊嚴，向阿媽下跪以求得那楚楚可憐的五百塊。撿回我一條小命的妳，發誓要努力賺錢，讓我過不虞匱乏的生活，這一生不再倚靠看人臉色……。但妳想，我終究還是不能明白妳的苦心與密密的深情。

但我永遠記得，十八歲那年第一次真正離開家，混合著興奮與年少的英氣勃勃，提早三天進駐大學生活，卻在第一眼看見殘破而髒亂的宿舍時瞬間被擊倒。妳和爸陪著我來到離家幾百里的鬢宮，卻看見我被收留於這樣一個淒淒的角落，我以為你們會對我的自得與不解現實訕笑，而你們只是皺皺眉，挽起了光鮮華麗的袖子，開始幫我掃地、拖地、抹桌子，我沉默的整頓自己的行李，把我豪華的裝飾放進寒酸的櫃子裡。那時妳刷洗著沾滿顏料與髒污的洗手台，回頭對我說：「外頭和家裡不一樣，要學著多適應！」

忙了幾個小時，鋪陳成一個較適宜居住的環境後，妳帶著我在陌生的街道徘徊著，端詳著我未來四年的生活。傍晚，妳和爸要走，我表情深深的，要妳們路上小心。妳看了看我，又說：「不然妳先跟我們回家好了，等後天註冊再坐車下來？」

我倔倔地搖頭，要妳不用擔心。從沒有獨居經驗的我，壓抑著恐懼的情緒，努力延展一種陌生的成熟。那時手機並不時興，妳再三檢查了公用電話，確認我求救有門後才離開。

這是我離開家的開始。

人說「相愛容易相處難」，我們好像也是這樣，分隔兩地以後感情似乎更融洽，當然我知道妳還是希望我能在妳的身旁，扶持妳的老去；而我矜持著一種獨立，想在妳和自由之間謀求平衡。我從來不是個孝順的女兒，儘管我總是很努力想做些什麼。而時光的流逝如此輕易，改變總是蔓生在日子的枝枝節節之中。記得大一暑假我回家，難能可貴的甜言蜜語說，有時想念妳，我就會去買一支烤玉米來吃，好像在跟妳分享一種味覺的回憶。

妳笑得燦爛，不忘記虧我一句：「自己愛吃，不要牽拖別人。」

其實我不愛吃玉米，我只是想妳知道，其實妳的喜好與愛惡，我從來沒有遺忘。也不會遺忘。

我依然是那個二十多年前在妳懷中的襁褓，我和妳的關係是不會改變的，兩世一身，我混合著妳的血液與性格存在著。

最近妳研究一樣新的才藝，做紙黏土花。妳說，妳的終極目標，是要捏塑一個家，一個理想中的家。是爸爸所一直嚮往的三合院，妳徵詢我關於牆壁顏色的意見，我笑著說都好。妳非常認真的說，牆外要有一排整齊的曬衣架，衣架上掛著我們一家大大小小的衣物，那是一種平凡的幸福吧。然後，靠著牆，要種些玫瑰花，因為爸和弟弟都喜歡；最後，妳眼裡散發光芒，說：「當然要再種一株玉米，那就太完美了。」我幻想著屋舍儼然的情景，深深的點頭。

妳其實無須擔心我飛得太高太遠，因為妳知道，就算我再遙遠，心裡仍舊會記掛一個承諾，我知道有天我要回到妳身邊，為妳，種一株玉米。